

家在  
太原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精神襁褓，我们从那里开始了人生历程，留下了喜怒哀乐。小时候我在姥姥家长大，住在太原市南肖墙78号院。对我来说，这个院子是永远的乐园。

记忆中的小院，房屋青砖起垛，青石夹心，青瓦盖顶，简单质朴，却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岁月温情。

小院镌刻着时光旅程。院子中央有一棵丁香树和一棵石榴树。春夏之际，丁香树为小院撑起一柄绿伞，带来清凉和芳香；深秋时节，石榴树挂满红红的石榴，特别漂亮；夏天，我们最爱在石榴树下乘凉……吃过晚饭，收起桌椅，架起竹制凉床。睡在凉床上，仰望天空，数着星星。夜空真美啊，一弯明月挂在碧蓝的天上，密密麻麻的星星密布在其周围，不时有流星划过，闪闪发光的萤火虫在蛐蛐、知了的伴奏中翩翩起舞……姥姥摇着大蒲扇讲故事，或打开收音机，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小喇叭》，我们可喜欢这个节目了，记忆中，孙敬修、康瑛、曹灿的故事讲也讲不完。从民间故事、童话故事、人物故事到革命故事、生活故事、科普故事，我在生动有趣的故事里汲取知识、学习做人的道理。

我经常回味那些温情的画面：每天早晨，姥爷喝一杯牛奶，总要倒一点出来兑上蜂蜜水放在我床头，水果切成小块放在盘子里，我每天都在鸟语花香中醒来，看阳光静静洒在窗台，看鸟儿在窗外叽叽喳喳个不停，看院中的小猫追逐打闹……

姥姥是我心目中最智慧的人，她的睿智像夏天门洞的过堂风，让人无比舒服。姥姥常是周围欢笑与热闹的发动者。她不曾进过私塾或学校，但能欣赏传统文学，接受新的思想。她一生没有过多的财产，却能急人之急，周老济贫。她在家庭中敬上怜下，得到每一个人的敬爱。衣着上，她喜欢素淡质朴，可质朴里并不显出寒酸。她对子孙从没有过疾言厉色，真如姥爷对她的评价：“清风入座，明月当头。”

几十年前，毛衣是奢侈品。我父母结婚时，姥姥给两位新人各织了一件毛衣作为陪嫁之物。他们的毛衣穿了很多年，有些地方有了破洞，姥姥拆了，给我们改成小的。那些毛衣多年没有翻织，折叠的地方毛线都断了。姥姥洗好，把那些弯弯曲曲、纠纠结结的毛线捋直，一小段一小段把断的地方接起来，常常一坐半天，才接出一小团，很费眼力，也很费时间，但姥姥终于完成了。她用几根竹毛衣针，每天有时间就织一点。那是我头一次看见织毛衣，充满好奇，她织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看，姥姥总是用胳膊肘轻轻推推我：“坐开点儿，源源，姥姥的针会碰到你眼睛。”我坐开点儿，一会儿又凑近了，姥姥只好不时往旁边挪一点。她把针放下时，我摸了摸，那针被姥姥的手翻来倒去，竟由刚拿时凉凉的变得温热，现在我想，那就是姥姥的温度啊。

小姨和舅舅是保护我的天使。我流泪时，他们给予我安慰；我烦恼时，他们讲笑话，把我逗得捧腹大笑；我快乐时，他们伴我一起玩耍……无论严寒酷暑，无论晴雨时分，他们总让我笑口常开。

冬天的夜里下了大雪。早晨我拉开窗帘一看，啊，到处白雪茫茫，屋顶上积满了雪，像盖上了棉被，树上开满了白花，地上铺上了厚厚的白毯……小姨给我梳好小辫子，我兴奋地对小姨和舅舅说：“我们去堆雪人吧！”

在小院中央，我们开始堆雪人。小姨和舅舅先用手捧起一堆雪，使劲攥成一个小雪球，再把小雪球滚成大雪球，不一会儿就滚出了雪人圆圆的脑袋。舅舅用大扫帚把地上的雪扫在一起，堆成一座小山。我使劲把雪拍实，雪人的身体成了。我们把雪人的脑袋安在身子上。咦，雪人怎么没有眼睛、鼻子呀？舅舅用白菜叶做雪人的头发，扣子做雪人的眼睛，胡萝卜做雪人高高的鼻子，捡来的树杈做雪人的手。雪人终于做好了！瞧，雪人像挥舞着细细的手臂向我们问好呢！看着可爱的雪人，我的心像喝了蜜一样，甜滋滋的。我高兴地跳起来，却不小心滑倒了，于是大哭，小姨和舅舅心痛地又哄又抱……

有一天，我带着丝丝眷恋离开了小院。之后的岁月里，我偶尔回到南肖墙78号。远远地可见那青瓦屋脊，那棵丁香树和那棵石榴树依旧伫立在那里。

时光荏苒，高楼大厦林立，如今，那个我童年记忆中的小院已经消失了。偶尔路过，我总会走到小院的位置，静静地伫立……这是一份永远痴缠的记忆，如烟似雾，萦绕不休。

小院见证了它的欢笑、幸福和伤痛……它已融入我的血脉。

夜色醇厚，回忆如烟往事，每一个当初甜美的细节，都令我感慨万千。南肖墙的街道上，灯光折射树丛，氤氲成一片绿光；时光飞逝，思绪恍惚，夜凉如水，感慨那无声远走的岁月，它们将化作色彩斑斓的水晶胶片收藏在我的心中，直至遥远的未来。

## 父母

## 母亲送西瓜

黄玉林

母亲从老家带来一个西瓜。才进门，母亲便解开扛来的大号编织袋，小心翻开上面两层青菜、豆子，宝贝似地捧出一个小足球般的西瓜，黑黝黝的，不太有光泽。母亲用手背捋捋汗，开心地说，还好，还好没破。她如释重负地吁一口气。

还没喝水，还没吃饭。空调不够凉，我把电扇对牢母亲，十岁的儿子赶忙取一杯凉水。母亲坐在沙发上，说，总算到了，总算整个儿到了。喝一口水，她说不想吃饭。每次来，母亲的第一餐总是没胃口，天热，晕车，东西多，独自坚持寻到这里已很不容易。

我们让母亲先休息。妻子把西瓜放进冰箱。冰箱里已经有两块剖开的大西瓜，绿皮红瓤，厨房地上还滚着两个猪似的西瓜。儿子不以为然：“奶奶也真是的，大老远背个西瓜。”妻子把编织袋里的其它东西理出来，有一包花生，一包芋头，一包茄子，一

段腌猪蹄，一只杀白的母鸡，还有一双布鞋，我很快把布鞋穿在脚上。其它东西冰箱里塞不下，妻子把它们搁在厨房的案板上。

每次来小住几天，母亲必定扛满满一编织袋东西，她从出发前的几天就开始准备，要把家里能带来的东西都带给我们。有几次她用塑料袋装四五斤鸡蛋，然后在编织袋里藏好，一路摇晃，一路颠簸，到我这里竟一个不破。同乘一辆班车的老乡告诉我，我母亲一路上都把编织袋抱在怀里，像抱着孩子一样。

老家离这里百里有余，自从我离家谋生于小城，母亲每年都来来回回往返几次。有时候替我们带着孩子，她便乘最早的一班车，这班车凉爽。有时她就乘中午的班车，这样母亲可以将家里的事安排妥帖。尽管父亲总说，你去好了，我会做的。山路不平，路上的一个多小时对不善坐车的母亲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，所以她每次乘车后，都像大病一场。她很怕坐车，但是给我们送些吃的来，她不再说害怕。

约摸过了一小时，母亲说，剖西瓜吃，把我拿来的吃看。

母亲将它剖开，瓜瓢并不十分红，水分好像也不多，母亲一块一块递过来，说，吃吃看，我们自己种的。

我家向来不种西瓜，村里也一直无人种植，倒是橘子、桃子、李子、梨子、枣子等一茬又一茬，从不卖钱，自家吃绰绰有余。有一天，我们在报上看到两则消息：经过科学家培育，农民种出的丝瓜有一米多长，南瓜有一百多斤，儿子指给母亲看照片，母亲很是神往。她说，我要是有这样的种子，该多好啊。

果然，母亲神奇地有了西瓜这个重大的科研成果。母亲说，她并没有花钱买西瓜种子，她只是把自己或别人吃过的西瓜籽收集起来，播到园子里，竟然长出苗来，竟然不可思议地结出真正的西瓜！

我想象得出，西瓜成长的过程中，母亲和父亲一定是百般呵护，万般祈祷，就像当年哺育我们兄妹一样……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## 九时 放学路上

乡草

上世纪50年代，我出生在太原市北郊区（现杏花岭区）南窊村。父亲在太钢上班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父母都因家境贫寒没有读过书，斗大字不识半升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在村里读完小学三年级，父母为让我有个好的读书环境，就把我转学到距我们村五里多的太钢五校。

那时学校上早自习，七点多到校。下午上两节课，课后是一小时课外活动，然后再上一节自习课。夏天还好，冬天上下学，起早贪黑，早见星，晚见灯。路上，出了村就是庄稼地，还要经过一段叫桥坡的深沟。

上小学四年级，我只有11岁，个头小，胆子更小。

每天母亲五点多就起来，给我和上班的父亲做好早饭。我和父亲吃罢早饭后，我急匆匆背上书包，坐父亲自行车后衣架去上学。同村和我一个班上学的还有一个男孩，比我大两岁，一样坐他父亲的自行车去学校。冬天，冰天雪地，光身子穿着母亲做的棉袄棉裤，再套一身外套，西北风呼呼刮着，感觉浑身上下到处灌风，全身冷飕飕的。

放学回家，出校门，过太钢22宿舍，路过太钢俱乐部，过太钢自建一、自建二、25、26宿舍，经七府坟和白杨树村后，就进入二里多路的庄稼地。

开始，我和那个同学放学后一起回家，好歹有伴，相互壮胆。有一次，学校下午包场看电影《以革命的名义》，看完电影天已黑沉沉，满天星星。我很害怕。他说，怕啥？咱俩加起来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，相当于一个大人。我感觉到他也很害怕，我俩紧拉着手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后来，他因病辍学，只剩我一人。每天一出自白杨树村，心里总是想着狼啊鬼的，战战兢兢，可还得硬着头皮往回走。常常走在白杨树村，故意放慢脚步，为的是能等着下班的叔叔大爷结伴而行。有时遇邻村拉茅粪的马车，赶车叔叔只要让我坐马车，我不顾逼人的臭气，就坐在桶上。遇到坑洼，马车一晃，桶里的茅粪就会从缝隙四处飞溅。下桥坡时，我帮着车把式拉拉磨杆，上桥坡时，我跟在后面，帮着推推车。每个车把式都喜欢我。

一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刚出村，就看见前面有黑乎乎的东西慢慢向前滚动，以为是狼，就站住一动也不动，忐忑着想往回返。一个叔叔路过，说：小后生咋不走啦？我说前面有狼，害怕。“走吧，哪有狼！”走到跟前，是一堆草。

最可怕的是下了大雪，白茫茫一片，寒风卷起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，鞋里灌进雪花，冷得浑身哆嗦，只好停下来脱鞋倒一下，走几十米，再倒一下……裤腿上的雪结成了冰疙瘩。回到家，袜子湿漉漉的，脚冻得通红，像一只小红薯。母亲心疼地帮我脱下鞋袜，给我搬上小板凳，让我坐在地火旁烤火取暖。她也坐在小板凳上，一声不吭，一只手拽过我的一只脚，另一只手撩起她的大襟棉袄，把我的脚放在她胸前。顿时我周身暖暖的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无数的话儿涌上心头，母亲一把把我揽在怀里……

印象最深的一次放学回家，天还没黑，我壮着胆一个人走。刚出自白杨树村不远，就听见有人喊“打”，两面地里就有土坷垃向我飞来，我不顾一切，拼命跑。又听见“冲啊”，一群半大小孩朝我跑来，一边跑一边喊，“抓住他，抓住他”，我边跑边哭。正好这时对面来了一个叔叔，那群小孩才停步罢手。浑身是土回到家，我哭着将原委告诉母亲，母亲又气又恨，第二天就去白杨树村找村干部，让保管村里的孩子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路遇小孩袭击我的情况。

一日又一日，上了三年，我不负父母希望，考上了太钢中学。

